

春秋集注

八





春秋卷第十

張洽集註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臯焉爾。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劉氏傳其非正始奈何定公者公子宋也昭公之弟也昭薨于乾侯季孫逆其喪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焉喪至于壞墮公子宋先入以主社稷蓋受之季氏也非受之先君者也定無正則何以不言正月微辭也。今按昭公自去年十二月薨于乾侯魯國之政聽命強臣春秋不書正月所以見一國之無主而正朔之無所承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

周屬役於韓簡子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

曰滕薛郟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志之山川鬼神其志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臯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穀梁傳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胡氏曰周官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于司寇而執入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臯猶貶凡此類皆篡弒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傳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羈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羈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



櫻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  
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  
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  
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  
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  
位。穀梁傳殯而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  
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  
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  
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  
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  
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  
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  
敢况未殯而臨諸臣乎。胡氏傳昭公之喪已越葬期猶未得反至於  
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遠進退惟意  
如所制不得專心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大保  
即於是日命仲相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王世  
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  
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墮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  
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  
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夫

大十四

春秋卷十一

二

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  
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  
為未鑒耳愚按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七月而後反國黜滴而立不正至  
於喪歸君立乃欲辨區區之禮文而行之豈非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  
總小功之察乎春秋詳書以見亂臣擅國定公不正三綱淪斃魯之君  
子罔不盡傷心之時大本既失而進退舉措尚何禮之足言哉此所謂  
為未鑒者也

###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傳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鷲曰

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  
榮駕鷲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  
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  
而合諸墓。呂氏曰葬必曰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至於  
此時詳味書法然後有

### 九月大雩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

以大警動於其臣下者  
大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  
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  
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  
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早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  
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  
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



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立煬宮杜氏註煬公伯禽子也。傳昭公出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愚按季氏未嘗知鬼神之理妄禱而僭立踰祀典以立父桃之宮聖人特書必有旨謂煬公不如林放之歎冬十月隕霜殺菽杜氏註周十月今八月隕霜殺菽非霜不殺草今指言殺菽何也於其不殺而言草言其廣也於其殺而言菽言其害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杜氏註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正義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太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眾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懸法象其狀巍然高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秋楚人伐吳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襄陵許氏曰自襄三年書楚伐吳終於人

之則楚力竭矣於是而有吳入郢自昭三十二年書吳伐越終於越再入其於是吳亡楚介在南荒夷蠻相攻不可單錄故刪取其要如此以為伐國之戒七書楚伐僅能一克于朱方他役皆敗無功書代而不書敗者積其陵暴首兵之咎將微之於此而後至於禍敗失國也杜氏註囊瓦稱人見誘以敗軍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穀梁傳言新有故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劉氏意林曰魯用王禮是以其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而設兩觀借君甚矣習舊而不知以為非觀變而不知以為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此春秋之微辭至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程子曰季孫意如

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臯鼫二月辛卯邾子穿

卒二月公穀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

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公羊作枝拔地闕。傳盟于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



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

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

夏于召陵侵楚 召陵見傳四年。傳蔡昭侯為兩佩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

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

二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夕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

王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

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疢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

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施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杜氏註入

楚境故書侵。程氏傳楚恃其強侵陵諸侯晉上請于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暴其辜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辜之。劉氏

意林曰楚之不義甚矣晉以霸主之勢憑王命之重而不能討顧使吳乘其釁中國不振旅功近而過遠矣不亦病乎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亡是所以眷眷於臯鼫之盟者也。襄陵許氏曰臯鼫之盟諸侯攜矣梁丘據說錦幣而昭公不復囊瓦志於佩裘使蔡侯自絕晉

士鞅以賂罷扈之盟荀寅求貨弗得沮召陵之謀故正勝於明時而賄流於衰世此晉霸之所以衰而吳之所以橫政於上國也。今按書十

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為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辜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為也而晉自此微矣。夏四月

**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作公孫歸姓後同。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胡氏傳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

蔡也昭侯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辜惡也而恃強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翮之及哉。陸氏微旨曰書滅

辜蔡也書以歸辜沈子不死。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

公葬作浩油杜氏註許地繁昌縣東南有城臯亭。傳及臯鼫將長蔡

蔡衛衛侯使祝鮀私於長弘乃長衛侯於盟。陸氏纂蔡例曰重言諸侯

劉子不與盟也。程氏傳公以不獲見於晉。杞伯成卒于會。成

故乃與會而求盟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杞伯成卒于會。成



羊作 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容城地闕任公輔以為華

容縣亦析之近地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不至以侵楚者公以得盟為幸危不在侵也 劉

卷卒。杜氏註即劉余也。陸氏纂例畿內諸侯不葬祀悼公。

楚人圍蔡。傳楚為沈故圍蔡。襄陵許氏曰圍蔡不書卿帥師者見其驕暴而不自反溢而必決將敗之徵是以微

之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襄陵許氏曰謀楚而不能討盟蔡而不能

救則惟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強暴而行於寡弱也。蘇氏曰昭十二年楚滅陳蔡晉人不救而伐鮮虞稱晉以夷之今晉既不

為蔡伐楚楚人圍蔡亦弗之救而於其伐鮮虞也稱晉士鞅衛孔圉何也晉雖有棄諸侯之辜而蔡無國滅之禍輕重之異也 葬劉文

公。趙氏曰劉文公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之禮今會其葬記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

侯以兵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

出奔鄭。拍舉公羊作伯莒今本穀梁作伯舉。傳伍員為兵行人以謀楚楚之殺卻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歸為吳

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

夾漢左司馬戍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

武城黑謂子常曰兵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

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

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

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臯必盡說十

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

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

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

于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公羊

傳兵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

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于河曰

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

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辜也楚人為無道君

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穀梁傳兵其稱于

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兵信

中國而攘夷狄兵進矣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胡氏傳晉主夏盟中

國所仰若嘉穀之望兩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強焉非諸



侯之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大會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魯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於其戰也，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 入郢

郢公羊穀梁並作楚。傳兵從楚師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庚辰兵入郢，以班彪宮子山彪令尹之官夫。

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王奔鄖，鄖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初伍負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兵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兵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夏，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穆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遠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師敗楚師於雍澁，秦師又敗吳師。

師。吳師居麇，子期焚之。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公羊傳：兵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穀梁傳：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胡氏傳：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鄰，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與之奉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鏡之無妍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而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公羊夏歸粟

### 于蔡

傳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適也。○胡氏曰：二

傳皆稱諸侯歸蔡粟，其略而不序，何也。蔡為楚人所困，則環視而不能救。兵既破楚，入郢，解蔡圍矣。然後相率而歸之粟，非救災恤鄰，從簡書之道也。故特書魯而不於越入吳。傳：吳在楚也。○劉氏傳：於越者，序諸侯見其事之未矣。於越入吳，何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



國稱之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

者也 改王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相子

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相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

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平九月乙亥陽虎囚季相子及公父文伯而逐

仲梁懷冬十月丁亥殺公何藐己丑盟相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

公文歆及秦湫皆奔齊。劉氏傳意如逐君死何以卒之或曰定之大

夫也或曰不嫌也有待貶絕而卑惡見者貶絕以見卑惡也有不待貶

絕而卑惡見者不貶絕以見卑惡也。○意林曰意如親逐其君而卒之

其異於翬何也曰以定公為君則不得不以意如為大夫孰有大夫卒

而君不為之變者乎夫意如之逐昭公也明翬遂之弑君也隱而叔仲

惠伯之蔽惡也未形春秋固有不待貶絕而卑惡見此之謂也且夫意

如之卑固著矣及其卒也而絕之則其著不亦彌信乎而春秋弗為也

以謂定不書正月適足以見定之非正而猶未足以見其受國於季氏

故於是復明意如為定之大夫也使定公誠能明君臣之義不賞私勞

討先君之賊致季氏之誅則意如不免矣故雖逆取而順守之猶賢乎

已今一不然苟於利而忘其辱幸於禍而 **秋七月壬子叔孫**

**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傳三年秋鮮虞人

敗晉師于平中獲 晉觀虎恃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敗也。襄陵許氏

曰晉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睽各不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縱兵橫加

而不能服則又圍之兵益忿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

**斯歸** 速公羊作邀後同。傳鄭滅許因楚敗也。今按許自隱十一

年齊魯鄭之入至今年大抵困於與鄭為鄰至成十五年遷葉

之後又畏鄭而遷也定四年方自祈遷容城以依楚不數年楚困於吳

鄭遂滅之然自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大岳之後其亡一

元害於鄭其存一恃於楚不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傳

通百年韓遂滅鄭亦有由也 僖公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於是伐馮滑晉靡負黍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璠欽仲梁懷弗與曰改步

危矣故致之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傳季相子如



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懿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者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劉氏意林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久矣事不成故竊寶玉大弓以逃春秋本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專國檀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為之請於霸王之國此其無所忌必為亂之效也

###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傳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楮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楮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謹按諸侯唯宋事晉懼討而遣使善逆以懷之猶懼不來而大夫瀆貨賄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書此所以著晉之亂政亟行霸統所由絕也。胡氏曰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柄不復在其君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 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

春秋卷十

○八

### 帥師圍郟

杜氏註何忌不言何闕文郟或於齊故圍之

###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

### 鹹

傳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襄陵許氏曰霸道隨諸侯散離盟始復志此蓋自是中國無殷會矣齊鄭之盟叛晉也

### 齊

### 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羊作沙澤杜氏註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按元城今屬大名府。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襄陵許氏曰齊衛之盟叛晉也晉定之季鄭獻衛靈叛而從齊齊可以伯而景不足望也。劉氏意林善為國者親近而遠信之附內而外歸之衛侯欺其羣臣以給晉殘其百姓以奉齊齊之執結也固非伯討矣而衛之無良又甚焉從此觀之孟子曰今之諸侯五霸之臯人也不亦信乎

### 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國夏伐我陽虎御季相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蘇氏曰魯事晉而齊叛之故伐我。襄陵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之景公棄晉之衰不思惟德之



務以懷諸侯而欲力征經營以定霸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不可者也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傳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頹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

之陽州人出頹高奪人弱弓籟丘子鉅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鉅中頹殪頹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并益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謹按魯陽虎用事無軍政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公至自侵齊。軍政不立致以。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丘之鄂。泰山

孫氏曰公一歲而再侵齊以重其怨甚矣。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宣以後九內侵七宣以後六伐我二十一宣以後十七侵我五宣以後一用兵則侵多而伐少被兵則伐多而侵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乎始尚羔。胡氏傳按左氏晉士鞅趙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鋪

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禁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凡之會書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氏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羊作

趙遂侵衛。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執涉佗按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詭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縻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代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代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相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襄陵許氏曰招藩以禮

遠以德鹹沙之盟諸侯已貳晉不思德禮之是務而葬曹靖公

持力攘服則失霸何日之有報伊闕云者假王命也

葬曹靖公

葬曹靖公







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鱈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胡氏傳穀梁子曰寶王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載之魯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王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官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

###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

### 次于五氏

杜氏註五氏晉地○傳齊侯伐晉夷儀克之晉車千乘在中年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

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止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任氏曰此伐晉也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于五氏又次于垂葭至哀公元年而後伐秦伯卒冬葬秦哀公襄陵許氏曰秦其欲有所逞也久矣自晉悼以後變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春秋卷十

十一

###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

杜氏註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呂氏曰及齊平我志也

### 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羊穀梁作類○夾谷魯地漢東海祝

其縣有夾山今海州懷仁縣○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齊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勸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糝稗也用糝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穀梁傳其致何也危之也其危之奈何顏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



出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晉趙鞅帥師圍

衛傳報夷儀也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

服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以求成于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穀梁田上有之字杜氏註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

田在其北也任公輔曰相三年謹杜氏以為齊地濟北蛇丘縣有謹亭

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鄆即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并

以還魯二邑與龜陰俱在汶水北龜山今在泗水東北七十里公羊

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

歸之史記孔子世家會于夾谷孔子却萊人誅倡優景公懼而動知

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

之道教寡人得辜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

小人無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

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程氏傳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胡氏

傳齊桓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叔孫氏邑任公輔曰地譜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郕鄉

帥師圍郕無鹽在今鄆州須城縣東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

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

侯犯殺公若弗能使其圍人殺之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

春秋卷十

十一

###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公羊作費誤也。傳二子及

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郕非惟叔孫氏之憂社稷之

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楊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誓首駟赤與

郕人為之宣言於郕曰侯犯將以郕易于齊齊人將遷郕民眾兇懼駟

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

奔齊齊人乃致郕胡氏傳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則叛可知

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郕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

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遠

### 宋樂大心出

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

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

### 奔曹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

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

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



也不然無疾乃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羊作池。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

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

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兄也吾

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 冬齊侯衛

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公羊作寧。安甫齊地。按地譜今屬鄆州平陰縣 叔孫

州仇如齊傳武叔聘于齊。杜氏註謝致邨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

疆出奔陳公羊穀梁暨下有宋字。劉氏傳暨者何及也猶暨暨也蓋強脅之也。胡氏傳其弟云者臯宋公以嬖魍故

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臯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辭又以見仲佗石疆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節之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劉氏意林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

之及及非不得已之言也得已而不已也君親無將將而誅焉又況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臯一施之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傳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

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魍故也。胡氏傳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臯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泣盟傳及鄭平始叛晉也

○杜氏註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襄陵許氏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有他惡而諸侯離心焉者政在多明貨賄護慝汨昏其間則無以令天下極於執樂祁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

仇帥師墮郕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郕。謹按墮毀也毀其所恃以為固者所以制陪臣抑

私家而復強幹弱枝之勢也仲由之舉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叛而為三家忠謀使強臣不敢恃強以叛君陪臣不敢負固以跋扈而上下皆

順然侯犯南蒯皆以叛為季氏叔氏之害故費郕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險以欺陽虎而孟孫用之故二邑雖墮而成獨不服雖定公圍之而



季不克也聖人雖用於魯而季氏三月之餘受女樂而違孔子孟孫或  
以偽不知之說陰與公歛處父比成既方命而聖人去魯豈非天哉所  
以墮都之謀終於衛公孟驅帥師伐曹傳衛公孟驅季

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

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  
須樂頌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

傳曷為帥師墮師墮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  
雉之城於是帥師墮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

城○常山劉氏曰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  
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

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費也郈也成也三家之邑也政在大夫三  
家越禮各國其城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至屢圍而不克帥師

而後墮成強而不服公圍而不克有天下而不謹於禮末流之患可勝  
言哉○胡氏曰三都之墮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之魯

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  
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上上下

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  
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會齊侯盟于黃齊公羊作晉誤也○黃齊地○杜氏註盟結叛晉十有一月丙

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

成公至自圍成傳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

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蘇氏曰或曰昭公將  
夫季氏而失國孔子為魯而墮三都亦幾於亂孔子之為是何也曰昭

公之去季氏而失國失民故也魯君之失民與三桓之得民久矣故以  
以治魯而不得三桓不可為也能得三桓而道之以禮魯猶可治也孔

子為魯而仲由為季氏宰三家從之矣其不從者其家臣也家臣未嘗  
得魯之衆也雖其不從不能為患此孔子所以墮三都而無疑也○

氏傳按是年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  
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於市男女別於途反齊人餽女樂孔子遂行

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成雖未墮無虞為  
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其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葭公羊作瑕○無衛侯字○杜氏



註垂葭一名耶氏高平鉅野縣有耶亭今屬濟州。傳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耶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杜氏註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為之援。

### 蛇淵園

襄陵許氏曰魯政不脩而非時勤民築園奉己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園成弗克歸而力此何振之有。

夏築

于比蒲。○衛公孟彊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

### 于晉陽以叛

晉陽唐曰太原府本朝并州。傳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

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宣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子惟所欲立遂殺午趙穆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微旨趙氏曰趙鞅之入晉陽拒范中行也而書曰叛人臣不當專土也。

春秋卷十

十五

### 叛

公羊傳寅下有及字。朝歌晉地衛州衛縣西有朝歌城南有牧野。○傳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

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濟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惟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土吉射奔朝歌。○胡氏傳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立而齊叛辭請召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蒞盟于鄭會于夾谷鞅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入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揚楯也蔡侯從具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晉趙鞅歸于晉。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蘇氏曰鞅寅



吉射之叛其臯均也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鞅之言歸寅吉射既出則無難也○胡氏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

**君比**胡氏傳稱國以弑者當國大臣之臯也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成來奔衛趙陽出奔宋**衛公

羊穀梁作晉○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釗而告之史釗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貧臯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臯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釗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

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成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成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成來奔○胡氏傳衛侯不能正家以喪其大臣成又以富見惡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成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僅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

歸二月公羊作三月公孫公羊作公子牂作牂○傳頓子牂欲事晉皆歸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啖氏曰凡書滅又書以歸及名者臯重

於奔者也既責其不死位又責其無興復之志也**夏衛北宮結來奔**傳北宮結來奔公叔成之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李吳地

杜氏註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今為秀州治所○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臯人三行局劍於到遂自到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獲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

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

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干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檇李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毋不書疑仲尼剛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



秋則而不書以為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羊作堅。氏註魏郡黎陽縣

事也其旨微矣

公至自會

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聞謀救范中行氏。○愚謂齊景公欲求霸誅晉之

亂臣以正其國可也當是時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為范中行為會而助不衷故致公以危之也

秋

齊侯宋公會于洮

洮見僖八年。傳范氏故也。○襄陵許氏曰齊宋魯衛崇獎亂逆謀動于戈大義亡

天王使石尚來歸朕

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朕者何姐實也腥曰朕熱曰燿。劉

氏傳膳朕以親兄弟之國受朕禮也歸朕非禮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傳衛侯為夫人南子

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豎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願乃

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邑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劉氏權衡曰衛世

子蒯聵出奔宋左氏叙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出奔宋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蒯

聵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出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

春秋卷十

○十七

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從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叔成趙陽彼不恥召宋朝固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

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其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嵩山劉氏

曰蒯聵出奔春秋不去其世子者衛侯之臯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此者不鮮矣而

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聵欲弒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臯乎哀二年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亦書世子同此義。○愚按

劉氏之說發明蒯聵之不敢弒其母當合劉質夫解觀之自古讒婦之誣其子多矣故考二劉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讒言而非當

時之實錄也不然春秋至趙鞅之納猶與以世子之名何哉

衛公孟彊出奔鄭

傳衛太子奔宋盡逐

其黨故公孟彊奔鄭自鄭奔齊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

蒲邾子來會

公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所為也

城莒父及霄

皆魯邑莒父子夏嘗為之卒此年無冬闕文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傳邾隱公來朝

麇鼠食郊



牛牛死改卜牛

牛纜傷皮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傳曰

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胡氏傳夫滅人之國其舉大矣然胡子豹乘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然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鼻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存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鼻豹之不

薨于高寢

高寢宮名。穀梁傳高寢非正也。襄陵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內卒九十四公得正而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羊作軒。傳鄭

薨者惟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來奔喪

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勝反行於強大之國非禮明矣。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穀梁作

公羊傳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陸氏曰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者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妣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九月滕子來會葬

杜氏註諸侯會葬非禮也。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

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

午日下吳乃克葬

吳穀梁作穆乃古吳字。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兩止禮也兩不克葬喪不以制也

辛巳葬定妣

公羊傳定妣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

冬城漆

杜氏註



也○余氏曰前年冬城莒父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公冬城漆其勞民  
也甚矣○愚按城漆謀伐邾也定公之喪邾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  
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鄰怨二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  
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臯而取讎闡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  
如此其不  
終也宜哉

# 春秋卷第十



春秋卷第十一

張洽集註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

圍蔡

杜氏註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兵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

復見者蓋楚封之。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胡氏傳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兵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略之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以直報怨故議辭之輕重有至於

大序

春秋卷十一

〇七

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迫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辜詞也襄陵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本務修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鼯鼠食郊

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穀梁郊牛下有角字。穀梁傳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

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不志三月卜郊何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胡氏傳鼯鼠食郊牛改卜牛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

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齊侯衛侯次于乾侯救范氏也師

其垂訓之義大矣。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襄陵許氏曰霸王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王道既盡



霸統復亡春秋之變至是而窮矣

###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 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

傳二年春伐邾將伐統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漸沂之

四而受盟。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諸侯並爭陵歷不忌矯奪無厭蓋自伐晉以後無復寧歲矣。師氏曰前此嘗伐邾取其田自漸水矣今又取其鄆東之田猶以為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強陵弱之亂至於如此。

### 盟于句繹

社氏註句繹邾地。劉氏傳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胡氏傳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眾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非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代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

以著其辜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

春秋卷十一

二

###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傳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

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郚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郚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郚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愚按蒯聵必無欲弑其母之事二劉氏嘗辨之於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靈公惑於南子左氏承誣言載之傳以為實觀春秋再以此子書之則知蒯聵為無辜而被此名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輒據其位而與父爭立若以衛戚書則是蒯聵不得有其國故書戚而不繫之衛公羊所謂子不得有父者是也

###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羊作栗社氏註衛地在戚城南。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逆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過於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有斃於車中獲靈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大夫趙羅太子復代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

猶曰趙鞅為志乎此戰也云爾 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十



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吳

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杜氏註元年蔡請遷于吳今殺駟以說言不時遷駟之為。胡氏傳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入聽命而還師矣復倍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于丁寧反覆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倍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臯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故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遷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臯以說誰敢復有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襄陵許氏曰蔡悔請遷知吳師入而委臯焉稱國以殺殺無臯也聖人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而況於國乎使蔡昭必殺公子駟而後可免則寧亡國而已矣大正不渝此國鎮也故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以禍敗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論語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卷六

春秋卷十一

〇三

孫氏曰齊國夏序衛石曼姑上者齊國夏主平圍戚也國夏助輒圍父逆亂入理莫甚乎此故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誅其惡。襄陵許氏曰觀平蒯躓之亂則齊景之不霸可知矣晉以君臣稱兵而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

災 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高郵孫氏曰桓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之廟猶存蓋非禮矣劉氏曰桓僖父矣其季宮何以存不毀也曷為不毀三家者出於相立於僖以是為悅者也

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公羊作開陸德明云避漢景諱也。杜氏註魯黨

范氏故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令琅邪開陽縣。襄陵許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國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鋌本亡而末務此魯之季世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襄陵許氏曰宋始闢曹曹不量力而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

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杜氏註公子駟之黨。胡氏傳見上殺公子駟傳

冬



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圍邾襄陵許氏曰句繹之盟踰年而渝之師圍其國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

奔吳二月公羊作三月殺公羊穀梁作弒傳蔡昭侯將如兵諸大夫

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

時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吁○穀梁傳稱盜以弒君

不以上下道道也○胡氏傳按左氏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倍

楚詐吳又委辜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

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弒君而累

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夫其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

不使其君至於具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孫氏曰盜者微賤之

稱不言弒者賤盜也其曰盜殺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距難○愚謂凡

弒君稱弒積漸之名也蓋國君之尊其勢位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危

之也故其謀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道上得辜於大

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無辜見殺人心已離故公孫翩之事成於

一巨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夫也餘祭稱弒上下之名猶

存也蔡申稱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襄陵許氏

曰天下無

君道亡矣

霸故宋人得以執小邾

子伐鄭入曹而無所忌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霍即盱也傳及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羊作曼

胡氏註並見上

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取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

之外於緇關曰兵將沂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

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維左

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

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

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

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界

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孫氏曰蠻

夷猶夏矣晉人執戎蠻子不歸于京師而歸于楚其惡可知也○胡

氏傳其曰晉人云者辜之也蠻子亦何以名夷狄也無辜見執亦書名

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界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

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郭

社氏註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羊作蒲○范氏註亳即穀也



侯以為亡國之戒。公羊傳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不以異既為亡國之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于湯也。秋八月

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

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羊作比。陸氏釋文云本又作庇。杜氏註備晉也。夏齊侯伐宋。晉

趙鞅帥師伐衛。傳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秋九月癸酉齊侯

杵臼卒。杵公羊作處。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鬱南妙之子茶

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

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

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子鉏公子陽生來奔。春齊景公自襄之二十六年即位至今五十八年矣前有晏嬰後有孔

子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亦如

說而從之矣。而卒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姑謀樂而

勿憂無君卒致身死肉未寒子死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

社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者景

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與。六年

春城邾瑕。瑕公羊作葭杜氏註任城亢父縣北有邾瑕城今濟州

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隱虞至

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下歸之豈特勤勤自守而已是

以譏之三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晉趙鞅帥師伐鮮

虞。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蓋。吳伐陳。傳吳之入楚也使

國入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兵日敝於兵暴骨如芥

而未見德焉禍之適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復浸壞

脩先君之怨也。今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

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愚謂夫差脩怨黷兵以取滅亡故春秋

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傳齊陳之偽事高國者又謂諸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

蓋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奔。愚謂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出奔故名以臯其不忠也

叔還會

相見襄十年註。襄陵許氏曰叔還以兵在祖故往會之始

修務與兵親以資其力君子志祖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兵患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傳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宜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臯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宗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臯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六十七

春秋卷十一

六

齊陽生入于齊

傳齊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逮夜至於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黜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替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士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士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與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南以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程氏傳稱齊陽生見景公廢長立少以啓亂也。或問春秋譏景公之廢長立幼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愚謂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之也故凡當然而其君父處之不以其道者君子不欲立其位而伯夷叔齊寧他

人可之而不敢當春秋豈敢遂予之以公子而正名之哉

齊陳

乞弒其君荼

茶公羊作舍。傳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墮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臯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受冒淳。杜氏註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

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而荼見弒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憚老皆疑於免臯故春秋明而書之以家弒主。高郵孫氏曰



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茶之弑陳乞為之加陽生以殺君之辜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弑君則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辜焉

###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瑋帥師侵鄭

傳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愚按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

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師侵衛衛不服也

### 夏公會吳于郟

郟即舊郟國社氏註今琅邪郟縣傳公會吳于郟吳來徻百牢子

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兵人曰宋百牢我魯曾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員而棄禮以大國懼敵邑故敵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反自郟以具為無能為也。今按比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日也

### 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

春秋卷十一

春秋卷十一

七

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昔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邾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弗聽茅成子請告于具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成子以茅成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因諸負瑕邾茅夷鴻以束帛乘車自請救於具曰魯弱晉而遠兵以陵我小國若夏盟于郟衍秋而背之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具子從之。蘇氏曰魯入邾以邾子益來而不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具明年具為之伐魯魯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日以歸在內日以來內外之別也。劉氏曰邾子益河以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胡氏曰恃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因于負瑕此天下之大惡也曷為不諱以其不念舊惡能去之而不積歸邾子益于邾則有改過遷善之美而前惡不足以累之故於此書而不諱見聖人道隆德盛而待人之弘且厚也

###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傳宋人圍曹鄭相子思曰宋人有曹

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傳曹伯陽即位

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

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效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立大城鍾邠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

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蘇氏曰此滅曹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兵伐我傳為邾故三月伐我武城克之兵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

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兵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

之盟是棄國也兵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兵兵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兵人

盟而還○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於是為城下之盟而還不書諱之也○胡氏傳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兵盟欲見其實

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強倫生旦夕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讎及闡闡杜氏註在東平剛縣北地譜今宛丘龔蛇縣也○程氏傳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

被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兵伐故賂齊以說之○襄陵許氏曰外取邑不書以即歸我故書之也

歸邾子益于邾傳齊侯使如兵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兵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

梯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謹按凡取邑之類少有復歸之者公魯不遂其惡而歸之故以順辭言之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祀伯過卒○齊人歸讎及

闡傳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泣盟齊間立明來泣盟且逆季姬以歸冬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闡程氏傳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

田非以為惠也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

師于雍丘雍丘杜氏註縣屬陳留今屬開封○傳鄭武子贖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於雍丘宋皇

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郊張與鄭羅歸○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于弋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蓋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固喪師之道也

夏楚人



伐陳傳陳即秋宋公伐鄭杜氏註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傳邾隱公來奔齊公

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傳九年春齊侯使公

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冬吳子使來傲師伐齊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

鄆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師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胡氏傳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辜而以卒

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也魯人入邾以其君來辜也齊侯為是取讎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辜而能改也

齊侯為是歸讎及闡辭師于吳吳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頓

上及其君此天下之大變常理之所無者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襄陵

許氏曰人事之變有幸不幸而春秋之義裁成天地見正命焉夏宋人伐鄭襄陵許氏曰春取

其脩怨不已也晉趙鞅帥師侵齊傳趙鞅帥師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

五月公至自伐齊師氏曰公會夷狄以

葬齊悼公○衛公孟彊自

齊歸于衛○薛伯夷卒夷公羊秋葬薛惠公○冬

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

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辜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胡氏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

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辜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辜四鄰晉

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辜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

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

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

著楚辜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爾今又無

故與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

救之獨以號舉深著楚辜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又

曰夷狄之有君不欲諸夏之士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或問春秋幸

吳之救而不以人及師書之何也愚謂宣昭二公之時楚主中國者也

楚猶近於中國也故春秋於楚免其夷狄號舉之稱定哀之時吳主中

春秋卷十一

九



國也且純於夷狄者也故雖有小善而猶以號舉嗚呼茲足以觀世變而知春秋之嚴矣

#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傳齊為郟故國書高無丕帥帥伐我及清

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入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營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侵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春秋卷十一

十

十

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于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劉氏傳不言鄙者受之也此其為受之柰何蓋伐喪也。胡氏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辭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謹及闞請師于其曲在我矣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謹及闞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其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

## 夏陳袁頰出奔

鄭袁左氏穀梁作轅。傳初轅頰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大器國人逐之故出。襄陵許氏曰春秋書袁頰之奔所以為人臣附上以刻下託

## 五月公會其伐齊甲戌齊國書

## 帥師及兵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傳為郊戰故公

會兵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贏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妣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立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劉氏



意林曰夫以兵之無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代人之邦固求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耳國書之用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愛百姓也不亦甚乎○呂氏曰公會與代齊而戰不言公齊國書帥師而來主與且戰不為魯也 秋七月

辛酉滕子虞母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傳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弟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實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

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何氏註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襄陵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四邑為

春秋卷十一 上

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待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胡氏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上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者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愚按田賦之實不書其詳於傳獨孔子言以丘足矣可見加賦於古合何氏許氏之說觀之可以得春秋之旨矣 夏五月甲辰

孟子卒 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公羊

女也○何氏註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為同姓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娶吳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稱夫人不言也宛不書葬者深諱之○胡氏傳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娶同姓以混



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冊以廢其常典禮  
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孔子退  
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  
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立也幸苟有過人必  
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呂氏曰魯之君豈苟  
為無禮不亂男女之別哉迫於強兵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欲自固其  
國而不知以禮自防以義為上徇目前之急  
**公會吳于橐皋**  
章夜反一音託橐皋其地杜氏註在淮南途道縣東南地譜云途道故  
城在今廬州慎縣東南。傳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

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  
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  
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  
**秋公會衛侯宋皇瑋于鄆**  
鄭公羊  
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杜氏註鄆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地譜吳地海陵今泰州  
城下。傳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瑋盟而卒辭  
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  
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  
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  
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  
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

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宋鄭之  
焉曰彌作頃丘王暢出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  
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邑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

遂圍岳十二月鄭罕  
**冬十有二月冬蝻**  
公羊作螻。傳冬十二  
達救岳丙申圍岳師

厄曰立聞之火伏而後螫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氏註周十  
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  
一月九月之初  
尚温故得有蝻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傳宋向巢  
子賸使徇曰得相難者有賞難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部延以

六色為虛。泰山孫氏曰報雍立之師也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  
此

**夏許男成卒**  
成公羊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晉地杜氏註陳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地譜東京開封縣有  
黃池。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  
二隧壽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  
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歸而弗殺也



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

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  
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  
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  
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  
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辜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  
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天子死乎且夷德  
輕不忍以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外傳吳語曰夫差會晉公午于黃池  
越王勾踐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  
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維曰二  
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志請王厲士以奮其勢彼將  
不戰而先我兵王昏乃秣馬食士夜中命服兵探甲陳士卒百人以為  
徹行萬人以為方陣王中陳而立左右軍亦如之為帶甲三萬以勢攻  
昧明王乃秉桴親鼓三軍皆譁鉦以振旅晉師大晉師大駭令董褐請  
事吳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晉  
負衆庶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  
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孤之事吳與不得事君皆在今日董褐  
還致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可與戰主其許  
之先然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使褐復命曰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  
天子則何有於周室夫命主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

春秋卷十一

。十一

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無甲天子以于其不祥而曰吳公孤  
敢不順君命長弟許諾吳王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歎晉侯亞之。公  
羊傳吳何以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  
中國也其言及兵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  
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襄陵許氏曰兩伯之盟左氏曰先晉國語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  
也顧自宋之盟則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能復與吳爭  
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諱焉耳。黃池之會左氏傳以為先晉而  
外傳乃謂夫差以三萬兵脅晉而先之二者將孰從哉愚以春秋書法  
及事理考之外傳之說是也何也春秋未嘗許吳也而此會特書吳子  
若夫差無能改於其德因為越所敗而先晉則不書晉侯及吳子矣考  
之經會吳始於鍾離自是至索臯凡七會吳至此乃特書會晉侯及吳  
子于黃池誠以夫差易王而稱公耳夫去其王而稱公此齊桓之所不  
能行於楚者也而夫差稱吳公以會春秋以其尚存周室是以爵稱之  
而異於他日會吳之書也不然黃池之去索臯一二年間耳春秋安得  
遽子之哉或曰夫差迫於越之禍不得已而從耳孟子曰有人於此力  
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聖  
人予夷狄之改過遷善立法以垂世豈必窮其不得已之意哉

# 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

傳見上。孫氏曰於越入吳者吳子方會乘其

## 楚公



也。胡氏傳兵自相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至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兵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脫也。許氏曰：晉以范中行難，伐衛，伐鮮虞，間齊之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者，惟其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也。

**葬許元公。**○九月，冬，蝻。○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泰山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

**盜殺陳夏區夫。**區，公羊。作區。十有二月，冬，蝻。呂氏曰：此年九月，冬，蝻。十二月，又冬，蝻。此年十二月，蝻陰陽錯亂之象也。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比年三書蝻，貪殘無已之應也。蝻每在十二月，傳以為司歷之過。此歷不時不革之敝，與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而三蝻，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也。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故春秋以大蝻之顛終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杜氏曰：大野在魯西，故曰西狩。詩釋文：麟，魯身牛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也。不踐生草，不履生蟲，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公羊傳：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頽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愚謂麒麟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萃，為人法之物，則者也。故聖人之生，必以四靈為畜，包犧畫卦而龍馬出，大舜作樂而鳳凰儀，周公告召公曰：耆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夫子生於周末而麟見於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無足疑者。愈氏曰：麟為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為麟也。然氣數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霸之道，方窮亦非文正麟趾之時，是以麟雖為夫子出，然獲於鉏商，而謂為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之，其與明王不興而天下不能宗天子，何以異哉？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紀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其大且廣者如此，則凡小且偏者，何一事一物之

八十五

春秋卷十一

十四



不得其治且理哉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贊易者即其所以脩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大小統屬之序秩然無彙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陵僭賊亂之變森然一循平條理而無一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也夫其至動至賾之不齊而聖人何以一之哉曰仁而已矣故萬物之聚散經世之紀綱聖人一道以成之曰仁觀論語之書而知聖心之安仁書於春秋者無非此理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弗違而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



# 春秋卷第十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春秋集注/[宋]張洽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6.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3072-7

I. 春… II. 張… III. ①春秋—注釋②中國—古代史—  
春秋時代—編年體 IV. K225.0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6)第038077號

ISBN 7-5013-3072-7



9 787501 330720 >

書名 春秋集注(全八冊)  
著者 [宋]張洽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六三·七五

版次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3072-7 / K·1349  
定價 二〇四〇圓



